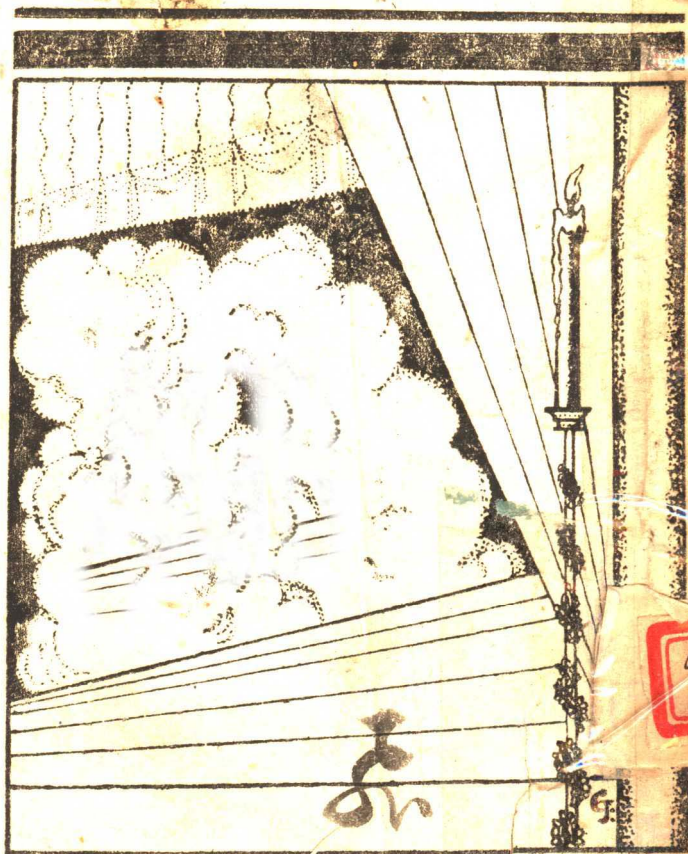


文藝叢書

老舍著

大地龍蛇



民圖書出版社印行

855.7
4008
5

大 地 龍 蛇

老 舍 著

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印 行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十 一 月

大 地 龍 蛇

每冊實價幣八角五分
(外埠加運費匯費)

版 權 所 有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出版

編纂者
老

舍

印行者
國民圖書出版社

總經理

中國文化服務社

總社：重慶磁器街
四十七號

分支社：全國各縣市
及南洋等地

序

東方文化協會以「東方文化」爲題，託我寫一本話劇。

想了許多日子，我想不出辦法來。一個劇本，儘管可以不要完密的穿插，可多少總得有個故事；我找不到足以表現「東方文化」的故事。即使用象徵法，以人物代表抽象觀念，「文化」中所含的事項也太多，沒法一網打盡。再退一步，只檢幾件重要的事項代表文化，也似乎走不通，因爲那個算重要，那個不重要，正自難以決定。況且，大家認爲重要者，我未必懂得；我懂得的，又未必重要。這個困難若不能克服，則事未集中，劇無從寫。

又想了幾天，我決定從劇本的體裁上打主意。這就是說，假若放棄了劇本的完整，而把歌舞等成分插入話劇中，則表現的工具既多，所能表現的方面縱難一網打盡，也至少比專靠話劇要廣闊一些。從劇本上說，這種「拼盤兒」的辦法，是否「要得」？我不

放慮。我知道，只有這麼辦才能有把牠寫成的希望。好，我心中有了個「大拼盤」。但是，這並不能解決一切！

什麼是文化？什麼是東方文化？東方文化的將來是什麼樣子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圓滿的答出！一人羣單位，有牠的古往今來的精神的與物質的生活方式；假若我們把這方式叫作文化，則教育，倫理，宗教，禮儀，與衣食住行，都在其中，所蘊至廣，而且變化萬端。特重精神，便忽略了物質；偏重物質，則失其精神。泥古則失今，執今則阻來。簡直無從下手！假若我是個思想家，也還好辦。我滿可以從一個活的文化中，提出要點，談其來龍去脈，以成一家之言。但是，我不是個思想家。再說，即使我是思想家，有資格暢言文化，也還不中用。我所要寫的是劇本，不是論文！

似乎還得從劇本上設法。假若我拿一件事為主，編成個故事，由這個故事反映出文化來，就必定比列舉文化的條件或事實更爲有力。借故事說文化，則文化活在人間，隨時流露；直言文化，必無此自然與活潑。於是，我想了一個故事。

當然是抗戰的故事。抗戰的目的，在保持我們文化的生存與自由；有文化的自由生存，才有歷史的繁榮與延續——人存而文化亡，必係奴隸。那麼，在抗戰時期，來檢討文化，正是好時候；因為我們既不惜最大的犧牲去保存文化，則文化的力量如何，及其長短，都須檢討。我們必須看到牠的過去，現在，與將來。

對過去，我們沒法否認自己有很高的文化。即使吃慣了洋飯的鬼奴，聲言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明得多，可是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敢輕視中國文化的。

談到現在，除了非作漢奸不過癮的人，誰也得承認以我們的不大識字的軍民，敢與敵人的機械化部隊硬碰——而且是碰了四年有餘，碰得暴敵手足失措——必定是有一種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。假若沒有這樣的文化，便須歸之奇蹟，而今天的世界上並沒有奇蹟！

以言將來，我們因抗戰必勝的信心，自然的想到兩件事：（一）以中華為先鋒，為啓示，東方各民族——連日本的明白人也在內——必須不再以隱忍苟安為和平，而應挺起腰

大地龍蛇 序

四

板，以血肉換取真正的和平。日本軍閥的南進——不管是經濟的，還是軍事的——正是自中國至印度之間的各民族覺醒的時候。大家有此覺醒，才不至於上日本軍閥的「和平當」，而把靈魂託付給鎖鑰與鞭笞。（二）一個文化的生存，必賴牠有自我的批判，時時矯正自己，充實自己；以老牌號自誇自傲，固執的拒絕更進一步，是自取滅亡。在抗戰中，我們認識了固有文化的力量，可也看見了我們的缺欠——抗戰給文化照了「愛克斯光」。在生死的關頭，我們絕對不能諱病忌醫！何去何取，須好自爲之！

這樣，我們肯定了我們有文化，而且是很高的文化。可是，就照着這個肯定，編一個故事，還並不怎麼容易。第一，一方面寫故事，一方面還須顧及故事下面所掩藏的文化問題，就必定敘故事很單薄——冰必定很薄，才能看見下面的流水啊！故事單薄，劇本就脆弱，不易補救！第二，文化是三段，——過去，現在，將來；抗戰也是三段——自己抗戰，聯合東亞的各民族，將來的和平。這怎麼調動呢？故事的雙重含意——抗戰與文化——已難天衣無縫的配合，而每一含意中又都有那麼多的問題，即使我是個無所不知的秀才

，也沒法表現無遺，面面俱到。還有，第三，拿過去的文化說吧，哪一項是自周秦迄今，始終未變，足爲文化之源的呢？哪一項是純粹我們自己的，而未受外來的影響呢？誰知道！就以我們的服裝說吧，旗袍是旗人的袍式，可是大家今天都穿着牠。再往遠一點說，也還不保險，唐代的袍式是不是純粹中國本色的呢？因此，我不能借一件史事形容出某一代的文化確是什麼樣子。而且，即使我有了寫史劇的一切準備，也還不過是以古說今，劇本的效果還是間接的，沒有多大的感動力量。我非把過去與現在攪到一處不可，甯可教過去的只有點影子，也不教現在的躲在一邊，靜候暗示。是的，我只能設一點影子，教過去與現在顯出一點不同；假若有人來問：這點影子到底是象徵着漢晉，還是唐宋？是佛老，還是孔孟？我便沒法回答，也不願回答。總而言之，我所提到的文化，只是就我個人的生活經驗，就我個人所看到的抗戰情形，就我個人所能體會到的文化意義，就我個人所看出來的我國文化的長短，和我個人對文化的希望，表示我個人一點意見；絕不敢包辦文化。有多少多少問題，我不懂得，就都不敢寫。我所確信的，我才敢

寫下來。這樣，我的困難可以減少一些；減少了我自己的困難，而增加了劇本的窮相，可也就無法。我只能保證自己的誠實，而不能否認才力與識見的淺薄！就是我所相信的，也還未必沒有錯誤；不過，我要是再加小心一些，這本劇就根本無從產生了。

現在可以談劇本的本身了。劇分三幕：第一幕談抗戰的現勢，而略設一點過去的影子。第二幕談日本南進，並隱含着新舊文化的因抗戰而調和，與東亞各民族的聯合抗戰。第三幕言中華勝利後，東亞和平的建樹。劇情很簡單。可是牠越簡單，牠所接觸的問題便越不能深入，彷彿是一塊手帕要包起五斗米似的那麼沒辦法。爲什麼要這麼簡單呢？我是怕用人太多，不易演出。可是，像抗戰的情形，與日本南進，都要寫入，又無法十分簡單；於是，我就利用了歌舞。用歌舞是否可以真個簡單，明於演出呢？還是不中用！此作法自斃也！劇中有四支短歌，兩個大合唱，大概至少須用卅位歌者，才足振起聲勢。第二幕中有六個舞蹈，至少要用十位舞蹈專家，隨便一舞，必難曲盡其意。既有歌舞，必有伴奏，又需至少二三十位音

樂家。加上演員十數人，共需八九十人矣！也許有人還以為我利用歌舞是有意取巧，我不便駁辯。可傷心的倒是弄巧成拙，依然尾大不掉，難以演出。至于幸而得以演出，而觀眾只聽歌看舞，忽略了話劇部分，才更可傷心！

最使我擔心的是末一幕。沒有鬥爭，沒有戲劇，我却寫了天下太平！「拚盤」已經不算什麼好菜，而裏邊又攪上了甜的八寶飯，恐怕就更「吃不消」了！

關於第一幕第二節設景在綏西，純粹是爲了綏西有民族聚集的方便；若嫌不妥，請隨便換個地方。第三幕設景青島，亦因取景美麗，無他用意，也可以改換。

老舍于昆明龍泉村，卅年雙十節。

大地龍蛇（三幕劇）

目次

序

第一幕：……………一

第一節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節……………三

第二幕……………四七

第一節……………四七

第二節……………七九

第三幕……………八三

大地龍蛇 目次

大地龍蛇

(三幕話劇歌舞混合劇)

第一幕 第一節

時間：抗戰第四年之秋。

地點：重慶。

人物：(一)趙庠琛老先生，六十歲。幼讀孔孟之書，壯存濟世之志。遊宦廿年，老而隱

退，每以未能盡展懷抱爲憾，因以詩酒自娛。

(二)趙老太太，庠琛之妻，五十八歲。佻佛好善，最恨空襲。兒女均已成人而

男未婚，女未嫁，自怨福薄，念佛愈切。

(三)趙立真，庠琛的長子。專心學問，立志不婚，年已卅五六矣。

(四)趙興邦，庠琛的次子，有幹才。抗戰後，逃出家庭，服務軍隊。

大地龍蛇

(五)趙素淵，庠琛的女兒。因係「老」女兒，故受全家寵愛。家教甚嚴，頗欲浪漫，而又不大敢。

(六)封海雲，素淵的男友。漂亮，空洞，什麼也會，什麼也不會。

開幕：趙宅的客廳裏。這是一間值得稱讚的客廳。敵人四年來在重慶投了那麼多的炸彈，可是始終沒有一枚「正」打在此處的。屋瓦雖已飛走過幾次，門窗屢被震落，但是這間屋子決心的抵抗毀滅。

屋中的佈置顯示出些戰時氣象：壁上的灰黃色的對聯，佛像，橫幅（趙老先生手題：「耕讀人家」），沉重而不甚舒適的椅凳，大而無當的桌子，和桌上的花瓶，水烟袋……都是屬於趙老夫婦那一代的。假若沒有別的東西竄入的話，這間屋子必定是古色古香的有牠特具的風味。可是，因為旁邊的屋子受炸彈震動較烈，於是屬於立真與素淵這一代的物件，彷彿見空隙就鑽進來似的，擠在了「古」物之間。帶有鏡子的衣櫃，動植物的標本，鳥籠與兔籠——並且有活的鳥與白兔啊！

和 一些與趙老夫婦絕對沒關係的零七八碎兒，也都得到了存身之所。這就破壞了
利：不這間屋子原有的氣象，使趙老先生頗爲傷心，大家也都不好過。
事現在，趙素淵奉了父命，要把壁上的兩個鳥籠摘走，以便勻出地方，掛上老先生
兄：重新由小攤上獲得的一幅「山水」。她不大熱心這個工作。不來掛畫吧，便是不遵
父命。拿走鳥籠吧，又對不起大哥，大哥囑託她給照料這些小鳥啊。

利：不她剛剛把籠子摘下一個，大哥匆匆的跑進來。

兄：素淵！你看看，又得了一件寶貝！（掏出一個小紙盒來）無意中的收穫！你看看！

妹：又是個什麼可怕的毛毛虫？

兄：一個肚子和頭都像毛虫的蜘蛛，在四川很不容易見到。你看看哪！

妹：今天沒心思看你的寶貝了！連這些籠子，爸爸還教搬出去呢，再弄些蜘蛛來，他老

兄：人就得更不高興了！

兄：怎麼了？怎麼了？爸爸又生了氣？爲什麼呢？

妹：爲你，爲我，爲二哥哥！

兄：我知道我的罪過；不結婚，不作官，一天到晚淨弄小鳥和毛毛虫！老二的罪名，我也知道。你有什麼不對呢？

妹：全是這個戰爭，全是這個戰爭！要不是這個戰爭，爸爸不會這麼牢騷，二哥也不會偷偷跑出去，到前綫打仗。我也不會，不會——

兄：不會什麼？

妹：不會遇見封海雲！我，我不知道怎樣才好！大哥，你好辦。你抱定了主意，研究生物；只要炸彈不落在你的頭上，你就有辦法。

兄：科學要是昌明了，世界上就根本不會再有炸彈。我並不爲自己的利益才藏躲在科學裏去，而是要給這個不明白不清醒的人類去找出真理來；科學家都是這樣。

妹：不管怎麼說吧，你總算有了辦法。二哥呢，也有了辦法。他死在前綫呢，是以身報國；平安的回來呢，是光榮的凱旋；都是光明磊落的事！只有我，毫無辦法在這裏

是囚牢，我飛不出去。爲表示反抗，我只能，只能，同書爸爸，是不景？

兄：浪漫一下！

妹：大哥！

兄：我沒有惡意！浪漫是生命延續的催生符，下自蝴蝶蜘蛛，上至人類，都天生來的曉得這回事。可是，淵妹，不要拿這個當作遊戲，要長住了眼睛！

妹：父母管教咱們是那麼嚴，我沒法不長住了眼睛，生怕傷了老人家們的心。同時，他們老人家越要以他們的眼睛當作我的眼睛，我就越想不用眼睛，而像沒了頭的蒼蠅似的，亂撞一氣！

兄：從一般的生物看來，亂撞一氣的還很少，連青蛙和小黃鳥都不亂撞！小動物們都曉得「選擇」伴侶！

妹：大哥，你別拿這種話嘔我成不成？我實在太痛苦了！我問你，你看封海雲怎樣？兄：（蹲下去看剛被素淵摘下來的那個鳥籠）有食有水，幹嗎摘下來？

妹：爸爸要掛畫，勻地方！

兄：這年月還掛畫？

妹：爸爸也會說，這年月還養小兔小鳥？

兄：嘔！那麼說，我得讓步。（立起來，去摘另一籠）沒地方放，我就成天用手舉着她

們！（想把籠子拿走）

妹：大哥先別走，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！

兄：忙什麼？這不是馬上能有辦法的事。

妹：爸爸今天早上說了，一切要來個總解決！

兄：總解決？解決什麼？解決誰？

妹：解決你，解決我，解決二哥！所以我問你，你看封海雲怎樣，好應付這個總解決。

兄：對，淵妹！我看得出來，這個戰爭把老人家的神經給弄得到了——像一張拉滿了的

弓！不能再緊一點的地步？所以要總解決。我們得同情爸爸，是不是？